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農政全書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實汝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膳錄監生臣施 華

繪圖監生臣實光國

欽定四庫全書

農政全書卷十五

水利

東南水利下

明 徐光啓 撰

耿橘大興水利申曰竊照東南之難全在賦稅而賦稅之所出與民生之所養全在水利益瀦泄有法則旱澇無患而年穀每登國賦不虧也計常熟縣民間田租之

入最上每畝不過一石二斗而實入之數不過一石乃
糧之重者每畝至三斗二升而實費之數殆逾四斗是
什四之賦矣

玄扈先生曰蘇松大率
如此常鎮嘉湖次之

以故為吾民者一

遇小小水旱輒流散四方逋負動以數萬計焉嗟嗟賦
不可減歲不可必元元其何以為命則惟有水利大興
俾歲時無害為今日救時之急務矧本縣坐落江海之
交潮汐三面而至且居蘇常諸府下流諸湖水由此入
海其水之利害視他處為尤鉅而其經理為尤急也卑

職以其暇日單騎輕舸遍歷川原進諸父老講求水利之故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障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補助之則經營量度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一一條畫著為圖說以至區里利害之殊土性肥瘠之異錢糧輕重之等田野荒熟之故風俗淳澆之由形勢險夷之辨無不脩具務紓百世之討謨期垂一方之永利為此將查歷過通縣河圩形勢繪圖貼說造冊具申

開河法 凡九條

一照田起夫量工給食

宋臣范仲淹曰荒歉之歲召民為役日以五升因而賑

濟

此宋時斗斛也幸勿慮多

蓋老成長慮之見如此常熟民素驕侈

傭趨之人頗少況挑河非重其直不應故莫善于照田

起夫量工給銀之法然照田起夫亦難言矣說者謂有

近水利者遠水利者不得水利者及田止十畝以下者

分為四等除十畝以下者免役外餘以三等為伸縮蓋

往年之役如此職深以為不然本縣之田未有不藉水而成者但河有枝幹之殊水有大小之異耳水大者則當施瀦蓄之法水小者則當施疏鑿之方彼幹河引江湖之水而枝河非引幹河之水者乎田近幹河者稱利矣田近枝河者非幹河之利乎若必為四等之說則奸戶積書朦朧作弊上戶那而為中戶中戶那而為下戶近利那而為遠利遠利那而為不得利而田少愚弱之氓反差重役如小民之偏苦何故開河必觀水勢所向

無一寸不受水利之田亦應亦用某區某圖之民必無論無一寸不應開河之田

大戶小戶通融驗派然後于法均于事便于民無擾耳

派夫之法先吊黃冊查明該區該圖坐圩田地總數

分區

分區未必與河道相應要當以河道為主

隨令區書將業戶一一註明然後

通融算派某河應役田若干畝每田若干畝坐夫一名

田多者領夫田少者湊補足數名曰協夫其勘明坍江板荒田地俱豁免如此貧富適均衆樂易舉矣

一水利不論優免

濬河以脩旱澇便轉輸也論田而士夫之田多於小民
河成而灌運之利當亦多于小民故同心協力舉地方
之大利在士夫原有此意矣職客歲開濬福山河以此
意白之本縣士夫士夫咸各樂從興工之日倡率鼓舞
工反先于百姓而百姓蒸蒸無不子來趨事爭先恐後
已有成績矣今後凡濬河築岸之事必如往規庶勞逸
均而上下悅服也

一准水面算土方多寡分工次難易

開河之法其說甚難均是河也中間不無淤塞深淺之殊地形亦有高下凹凸之異而土方之多寡工次之難易必有判焉不相同者宋臣郝僑云以地面為丈尺不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必不可得須于勘河之時先行分段編號算土之法若本河有水即沿河點水有深淺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即另為一段假如通河水深一尺而有深二尺者即易段也深三尺者又易段也深四尺者極易段也深與議開尺寸

等者免挑段也濶做此各立樁編號以記之隨令精算者逐段計算土方其法每土四傍上下各一丈為一方每方計土一千尺假如本河議開面濶五丈底濶三丈

水面下開深五尺每長一丈該土二方

誤算矣然不言總深亦難算其

實數假如原深一丈而加深廣五尺該土二方又八百尺也假如不論原深以此權說應開實土則有水一尺者實開土一方又五百二十尺也有水二尺者實開土一方零八十尺也有水三尺者開土六百八十尺也有水四尺者開土三百二十尺也又如某段水深一尺該挖土方四分實

開土一方六分為難工某段水深二尺該挖土方八分

實開一方二分為易工三尺四尺五尺倣此濶倣此若
本河無水即督夫先于中心挑一水線深廣各三尺或
二尺務要徹頭徹尾一脉通流却於水面上丈量露出
餘土有厚薄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另為一段假如通河
皆餘土一尺而有餘二尺者即難段也餘三尺者又難
段也餘四尺者大難段也餘五尺者極難段也立樁編
號算土如前法但此乃計水上之土而水下應挑之土
可一律齊矣然後通算本河該寔開土若干方兩旁得

利田若干畝起夫若干名每夫諛土若干方分工定宕
第從土方土少者宕長土多者宕短齊土方不齊丈尺
而後夫役為至均河形為至平也

附打水線法

水線至平也而人心不平奸巧百出如三十三年開
福山塘打水線十數日不成管工官皆不知職既識
破其術隨設法五里委一官官各乘馬一里委一皂
皂各飛奔如是往來不停看其水線不令陰阻乃一

日而成奸巧立破何以故渠功少者於水線中暗藏
小壩官來則暫決之過則壩住雖土高無水之地而
兩頭藏壩中間水可不絕此奸不破高低不明水線
為虛何以知其然也陰壩初決者其水流動不然者
其水靜定也

一分工定宕

難易有號矣土方有數矣而夫役之來道里遠近不同
市野食宿異便而土性亦有繁漫堅散之殊崖岬不無

險夷高下之別強者奸者於此爭利焉倘無術以處之
亦非盡善之道也然此不可為之河濱宜先為之于堂
上查照區圖遠近自頭至尾筭定丈尺推定工次要令
遠近適中一一明註比工簿內用印發各千百長照簿
豎立夫樁一定不移庶紛爭之擾可免而亦無作奸之
處矣第初時量河最要的確臨期分宕務秉至公不則
吏書虛報丈尺而實尅夫價者有矣強梁之徒夫多宕
少者亦有矣大都正官能一親行自無此弊

上司親
行尤妙

一堆土法

夫役偷安類于近便岸上拋土不思老岸平坦一遇天雨淋漓此土隨水流入河心倏挑倏塞徒費錢糧徒勞夫工亦竟何益必于河岸平坦之處務令遠挑二十步之外照魚鱗法層層散堆若有懶夫就便亂拋者重究若有古岸高出田上者即挑土岸內相幫以固子岸亦可其平岸之處不得援此為例若岸有半圯之處即宜挑土補塞築成高岸挑成一層堅築一番層層而上岸

必堅牢一舉兩得不可姑置岸上待後日築之後來日
久人玩貽害河道不小也若田中有淪蕩或原因取土
致田深陷者即用河土填平若岸邊有民房有園亭逼
近不便挑土者即令業戶自定樁笆于房園邊旋築成
岸亦兩利之道也若河狹則不可耳

一考工法

金藻水學曰勤省視者官廉能也或不省視與無廉能
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

職亦曰廉能矣省視矣賞罰矣繼續矣而無考驗之法與不廉能不省視不賞罰不繼續同夫考工之法先必立信橋樣橋以防其奸偽樣橋者用木板刻畫尺寸與應濬尺寸同信橋則一木板可已法于號段既定之後每段將畫尺木板釘入河心與水面平本河無水者與水線之水面平俗所謂水平橋是也俟開方之後以此板為準蓋板露出一尺則工滿一尺矣故曰樣橋却將二板書明號段直對樣橋釘入兩岸老土深與岸平名曰

信樁此樁四旁封識老岸數尺不許拋土鎮壓致難認
記另具直丈竿一條丈竈一條立竿樣樁之頂拽竈信
樁之上以量虛河深淺如竈在竿十尺上則虛河深十
尺矣必十尺以下所有尺寸乃算實工虛河尺丈籍而
藏之夫役認宕時又各立小樁書某字第幾號某千長
下百長某分管領夫某協夫某應濬長若干名曰夫樁
又按仰月形三濶丈尺之數為橫丈竿三條俱畫尺寸
做成木輪車架此三竿每查工之日必攜籍持竿拽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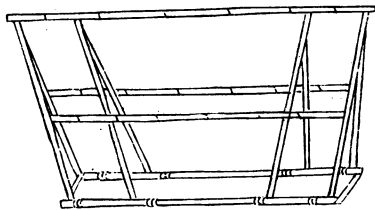
架車而往先稽號樁而知其宕之長短即據信樁樣樁
拽置豎竿而得其工之淺深工完之後沿河推運三竿
車而驗其工之濶狹勤慎在目賞罰必加而後人力齊
工不虛耳必信樁者虞樣樁之上下其手也又虞老岸
之偽增其高也驗老岸驗信樁驗樣樁驗三竿車而後
偽無容矣迨工完之後復打水線以驗之有淤滯處隨
今復濬務求線道通流方可決壩放水其或濬深水多
打水線不便則于放水之後用木鵞沿河較覈木鵞者

用直木一條長與河深平鐵裹其下端隨濬過尺寸處
拴繫長繩兩岸拽之直立水中循水面而進遇鵝仆處
則土高水淺處也將諛管千百長究治仍令撈泥務如
原議分數須木鵞通行無滯然後為完工矣

附輪竿式

此仰月形也而
腹底三澗乃可
以滿載水而又
經久若止用面
底二澗斜坡而
下是曰斧形易
于傾圯矣若上
下同澗是曰筐
形更易圯矣

輪 竿 式



一分管員役

諺曰寧管千軍莫管一夫言無紀律而難御也故督責之法必自下而上由小及大則工程易起故每宕百丈必用百長一名分催千丈必用千長一名督催然此役須點諛區田多大戶充之蓋大戶必愛惜身家又衆所推服令此輩各照信地千長立一小旗一大樁百長立一小樁各書應管丈尺分數千長催百丈百長催小夫而水利官又專督千百長責任攸分大小相驅然後卑

職不時親詣稽查考其工次別其勤惰量加賞罰即頑猾之民亦不得不盡其力矣

附用千百長法

千百長非身家才幹兼全者不能服衆邇來照將尖冊點用十得八九乃法立弊生區書將大戶田花分顯小戶于冊首點者半係小戶除將該書枷號外其千長多用諛區公正不足則令公正舉報乃叅之將失始稱得人得人而工不難完矣

一立章程賞勤罰惰以示鼓舞

號段定矣宥認夫集矣催督有人矣然衆力難齊衆心難一不有以約之則勤者何所勸而惰者無以懲將使勤而為惰矣今定一河工比簿每十日親查一次是為一限假如本河自水面而下應開深五尺則第一限要見工二尺為浮泥易做也二限黃泥難做要見工一尺五寸三限通完深濶如式工大者亦以此法寬立期限凡比工每百長管百夫就以十夫為一分千長管十百

長就以一百長為一分又立一賞功單如依限如式開
完者即給一功單日後遇有過犯許齋單贖罪以示勸
其有奸頑惰功者即查千百長諛管十分中一分不及
限者責各小夫二分不及限者並責百長三分不及限
者並責十長以示懲庶章程既立賞罰明而民自鼓舞
莫敢耽延矣

附比簿式

都

領夫

田

協夫

田

共實熟田

算派

夫

應開土方

今派字

號歸見 尺寸 分工

算該開河

丈

初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

月

日起至

日止

二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

月

日起至

日止

三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

月

日起至

日止

附功單式

常熟縣為頌賞功單以昭勸懲事照得本縣賦重民疲田多無瘠高阜者因水利之不通坐澤者皆岸陲之低薄每遇旱澇防救無資本縣為民父母安忍坐視以故修河築岸不惟勞瘁但慮爾等勤惰不齊相應激勸特置功單果有濬築如式蚤完工次者錄給功單後日遇有過犯許齋赴贖罪決不與示須至單者

水利功單

右給付

收執

年 月

日給

縣

常字

號

一幹河甫畢刻期齊濬枝河

凡田附幹河者少而附枝河者多蓋河有枝幹譬之樹
焉千百枝皆附一幹而生是幹為重矣然敷葉開花結
子功在于枝不可忽也彼枝河切近坵圩灌溉之益所
闖匪細若濬幹河而不濬枝河則枝河反高水勢難以
逆上而幹河兩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經之多田反成荒
棄即幹河之水又焉用之法當于幹河半工之時即畚
官料理枝河責令各枝河得利業戶但照田論工一齊

並舉仍責令該枝河千百長催督務要先期料理停妥
俟幹河工完之日先放各枝河水放畢隨于各枝河口
築一小壩俟小壩成然後決大壩而放湖水其工之次
第如此蓋濬幹河時凡幹河水悉放之枝河而後大工
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之幹河而後衆小工
易成況枝河高幹河低不過一決之力若先放湖水則
方浚之初水勢必大此時枝河不能直入必假車戽勞
費鉅矣濬河者往往于幹河告成之後心懈力疲置枝

河于不問為民者亦曰姑俟異日也而前工荒矣蓋機不可失而勞不可辭其工之始終又如此幹河之大者量給官銀枝河則專用民力焉

築岸法 凡五條

一圍岸分難易三等及子岸同脚異頂法

老農之言曰種田先做岸蓋低田患水以圍岸為存亡也

低鄉如此

矧本縣東南一帶極目汪洋十年九澇故有田

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高厚而無子岸

與不高厚同今考修圍之法難易略有三等一等難修
係水中突起無基而成又兩水相夾易於浸倒須用木
樁甚則用竹笆又甚則石礮方可成功樁笆黃石宜佐
官帑難委民力民力酌量出工工大繁者并佐以官帑
二等次難係平地築基較前稍易不用樁笆三等易修
係原有古岸而後稍頽塌者止費修補之力築法水漲
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補其外此二等岸專用民力三
等岸脚濶皆九尺頂濶皆六尺高以一文為率又須相

度田形以為高卑大抵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雖大
潦之年而圍無恙田必登乃為築岸有功耳廣詢父老
詳稽水勢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出一尺則永無患矣
其田之稍高者岸亦不妨稍卑惟田有高卑而岸能平
齊則水利大成矣子岸者圍岸之輔也較圍岸又卑一
二尺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內作此以固其防築法與
圍岸同脚而異頂如圍岸頂濶六尺子岸須頂濶八尺
方為堅固其脚基總濶二丈須一齊築起為妙圍岸一

名圩岸又名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畹塌總之一岸也

一戢岸岸外開溝難易亦分三等

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稍低之別若不分別彼此各立戢岸將一隙受水遍圍汪洋將彼此推諉勢必難救稍高者曰吾禍未甚也將觀望而不之庠稍低者曰吾瑣瑣者奈此浩浩何將畏難而不敢庠如此則圍岸雖築亦屬無用法于圍內細加區分某高某低某稍

高某稍低某太高某太低隨其形勢截斷另築小岸以防之蓋大圍如城垣小戢如院落二者不可缺一萬一水潰外圍纔及一戢可以力戽即多及數戢亦可以衆力戽乃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之法築時要于堤田外邊開溝取土內邊築岸內岸既成外溝亦就外溝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內浸內岸以衛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為高低兩便之法此岸大略亦有三等一等難修係地勢窪下從水築起者雖不似圍岸之難工力亦頗稱鉅二

等次難係稍低之地岸亦稍卑且平地築起較前稱易三等稍高之地其岸亦高三等岸俱脚濶五尺頂濶三尺高卑隨地形為之俱民力自築

一園外依形連搭築岸園內隨勢一體開河

宋臣范仲淹言于朝曰江南園田每一園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我朝吳品之疏有曰治農之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園岸取土修築高濶堅固

旱則車水以入澇則車水以出夫車水出入以救旱澇
常熟之田亦多有之但此能禦小小旱澇而不能禦大
旱大澇須建閘開渠如文正之言乃盡水田之制而得
水利之實今查各圩疆界多係犬牙交錯勢難逐圩分
築況又不必于分築者惟看地形四邊有河即隨河做
岸連搭成圍大者合數十圩數千百畝共築一圍小者
即一圩數十畝自築一圍亦可但外築圈岸內築戢岸
務合規式不得鹵莽其大小圍內除原有河渠水勢通

利及雖無河渠而田形平稔者照舊外不然者必須相
度地勢割田若干畝而開河渠蓋土之不平而水之弗
便或四面高中心下如仰盂形者或中心高四面下如
覆盂形者或半高半下或高下宛轉諸不等形者外岸
既成其何以救腹裏之旱澇故須因形制宜或開十字
河或丁字一字月樣弓樣等河小者一道大者數道於
河口要處建閘一座或數座旱澇有救高下俱熟乃稱
美田又不但為旱澇高下之用而已柴糞草餅水通船

便可無難于搬運云

一築岸務實及取土法

凡築岸先實其底下脚不實則上身不堅務要十倍工夫堅築下脚漸次累高加土一層又築一層杵搗其面棍鞭其旁必錐之不入然後為實築也法如岸高一丈其下五尺分作一次加土每加五寸築一次上五尺乃作五次加土每加一尺築一次如此用工何患不實一勞永逸法當如是但低鄉水區不患無堅築之人而患

無可用之土合無先按圩中形勢果有仰孟覆孟高下
不等宜開十字丁字一字月樣弓樣等河渠者查議的
確申明開鑿取土以築其岸高下旱澇均屬有救計無
便于此者田價衆戶均出遺糧申入緩徵項下候有陞
科抵補不然者即查附近有何浜澇淤淺可濬者斬壩
戽水就其中取土築岸岸既得高而河又得深計亦無
便于此者然潭塘任陽唐市五瞿湖南畢澤諸極低之
鄉往往田浮水面四邊純是塘涇又圩段延袤大者千

項小者五六十項中間包絡水蕩數十百處河渠既多而浜濤又深無撮土可取也本縣再四思維此等處須查本地有老板荒田其糧已入緩徵項下年久無人告墾者查明坵段丈尺出示聽民採土築岸又不然者須查有新荒田與夫九荒一熟完且必有板荒者與夫年遠廢基遺址不便耕種者查議的確糧入緩徵項下俱聽民採土築岸又不然者須查本地有茭蘆場之介居水次止收草利止徵蕩稅者申免其稅聽民採土築岸

但茭蘆場俱占于大姓納百一之稅享十倍之利人所不敢詰官所不能問處之為難然興大利者無恤小言本縣籌已熟矣又不然者令民于岸裏二丈以外開溝取土其溝寧廣無深深不過二尺違者有刑夫就岸取土岸高溝深內外水浸岸旋為土法之所深忌也但離岸遠則岸址寬而溝水未能即侵溝身淺則受水少而填塞後易為力但所取之溝諭令佃人勻攤田面之土兼簞外河之泥一年內務填平滿無令損岸始得又查

本縣低鄉土脉有三色不堪用者有烏山土有灰蘿土有豎門土烏山土性堅硬而質腴種禾茂且多實但湊理䟽而透水以之築岸易高以之障水不密灰蘿土即烏山之根入田一二尺其色如灰握之不成團浸之則漫漶無論障水不能即杵之亦不必堅矣豎門土其性不橫而直其脉自于水底貫穿圍岸雖固水却從田底溢出欲圍而救之無益也此三者築法必從岸腳先掘成溝深三尺或用潮泥或取別境白土實之然後以本

土築岸其上方為有用此等處俱屬一等難工宜佐以官帑

附魚鱗取土法

田面上四散挑土俗呼為抽田肋高鄉以此法換土
挿田挑田肋置于岸邊築河泥蓋于田面而田益熟
矣其法方一尺取一鍬四散掘之如魚鱗相似此法
亦可取土築岸但用力多見功少

一業戶出本佃戶出力自佃窮民官為出本

常熟之岸塍何其多壞而不修耶詢諸父老其故有五
小民困于工力難繼則苟且目前而不修大戶之田與
小民之田錯壤而處一寸之瑕並累其百丈之瑜即大
戶亦徘徊四顧而不修又有小民而佃大戶之田者佃
者原非己業業者第取其租則彼此耽誤而亦不修或
業戶肯出本矣而佃戶者心虞其岸成而或為他人更
佃也竟虛應故事而不實修或工費浩大望助于官官
又以錢糧無處厚責于民則公私相吝因循苟且而不

修無怪乎田圩日壞也除一等難修之岸另行查議外
其二三等易修者即令業戶各于秋成之後出給工本
俾佃戶出力修築官為省視高厚堅實務如規式若窮
戶自佃已田者查果貧難官給工本開河工本倣此

附佃戶對支業戶工食票

佃戶支領工食票

常熟縣為大興水利以足民足國事如惟國家賦稅賴租稅以給將業戶四租額佃戶以耕種業戶佃戶實有一體相須休戚相關之義本縣督民海河築岸不能盡佐官帑量具工程難易著令各業戶出備工食給付佃戶傭工此雖一時小費實貽無窮後利邑中如法付佃者固而有餘惜屬民者不無擬合給票為式如業戶某人應海河一大應給佃戶某人食米若干築岸一大應給佃戶某人食米若干著各該公正填註票尾佃戶執票對支領訖方付業戶執照如有指扣賴租宿債凌虐佃戶者即將原票繳還公正類齊造冊繳縣呈納租日許今佃戶加倍算除設使目今因而情候工次定行展提扣責加倍罰工不起須至票者

計開

業戶

區公正

應海

應築

共應給工食米

估定每丈給工食米

估定每丈給工食米

右給付佃戶

年 月

日給

准此

縣

常字

號

附守岸法

正岸六尺通人行子岸八尺間而無用宜種植其上
法惟種藍為最上蓋藍之為物必增土以培其根愈
培愈高種藍三年岸高尺許其有土名烏山不宜于
藍者或種麻豆或種菜茄亦得蓋利之所出民必惜
之但禁鋤時勿損其岸可也若正岸外址令民蒔葑
或種菱其上蓋菱與葑其苗皆可禦浪使岸不受齧
况菱實可啖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魚利之所出

民必惜之岸不期守自無虞矣

附建閘法

宋臣范仲淹有言修圍濬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郊僑亦云漢唐遺法自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楊子江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浦一港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以外控江海而內防旱澇也夫所謂遵海沿江而至于江陰界者半係常熟地方自今考之惟白茆港口福山港口七浦之斜堰僅

有閘蹟其他更不多見何也蓋有閘必有守閘者寇盜豪強不利于大閘者十九而江海口地多曠廓守之為難況波濤衝蝕水道又有遷徙之患勢必難存者此等閘工費動逾千金銷毀不逾數月置而不論可也至於圍田之上流涇浜之要口小閘小堰外抵橫流內泄漲溢關係旱澇不小且工費亦不多如之何其不為之所用工費驗田均派如某區某圖應建閘若干座合用物料銀若干兩得利某圩某字號田

若干畝驗法每畝諛銀五釐以下者民力自為之一分者官助二釐壩堰法同此

附水利用湖不用江為第一良法

水縣地勢東北濱海正北西北濱江白茆潮水極盛者達于小東門此海水也白茆之南若鎗脚港陸和港黃浜湖漕石撞浜皆為海水自白茆抵江陰縣金涇高浦唐浦四馬涇吳六涇東瓦浦西瓦浦許浦千步涇中沙涇海洋塘野兒漕耿涇崔浦蘆浦福山港

萬家港西洋港陳浦錢巷港奚浦三丈浦黃泗浦新
庄港烏泥港界涇等港口數十處皆江水也江潮最
勝者及于城下縣治正西西南正南東南三面而下
東北而注之海注之江者皆湖水也此常熟水利之
大經也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來也無一息之停江
水渾灌田田瘦其來有時其去有候來之時雖高于
湖水而去則泯然矣乃正北西北東北正東一帶小
民第知有江海而不知有湖不思濬深各河取湖水

無窮之利第計略通江口待命于潮水之來當潮之來也各為小壩以留之朔望汎大水盛則爭取焉逾期迅小水微則坐而待之曾不思縣南一帶享湖水之利者無日無夜無時而不可灌其田也夫江水寧惟利小抑且害大彼其浮沙日至則河易淤來去衝刷而岸易崩往往濬未幾而塞隨之矣厥害一江水灌田沙積田內田日薄一遇水雨浮沙滲入禾心禾日枯厥害二湖水澄清底泥淤腐農夫甯取擁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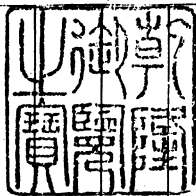
復一年田愈美而河愈深江水浮沙日積于河而不
可取以為用徒淤其河厥害三况江口通流鹽船盜
艘揚帆出入百姓日受其擾厥害四欲求永利而驅
四害宜何如曰沿江大小港浦於淺者隨急緩濬之
濬之時必於港口築壩濬畢而壩不決則湖水不出
而江水不入清濁判于一堤利害懸于霄壤而此河
亦永永無勞再濬何也縣以南凡用湖水者未聞有
塞河也此不待大智而後見也獨無良之民偷填興

謠為可慮耳然此亦論其常耳若大旱之年湖水竭
江水盛大滂之年江水低湖水高不妨決壩以濟之
但濬河每先幹河而後枝河枝河未濬而身高湖水
低不能上濟江湖稍高足以濟之則壩亦不復留矣
福山港小壩正坐此弊吁安得並舉幹枝而成此悠
遠之利也

附興工止工

凡事號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弗從濬築大事動大

衆可不慎乎所以預行勘定某河某區畝應開某岸
某區畝應用田若干或某字號某圩田若干某民力
某官帑俱註明各河岸下出示三月民無異言隨刊
成冊再不更改章程既立衆志皆定然後每年擇其
最急者而為之其法每十月滌場之後下令興工官
為省視至次年三月終東作之期放工則事有緒而
農不妨工易舉矣



農政全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農政全書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農政全書卷十六

明 徐光啟 撰

水利

浙江水利 附修築海塘滇南水利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

不沾其利滂則遠近泛濫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汐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濱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潯水之地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有旨從之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九

千餘頃人獲其利輿地志山陰南海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任昉述異記云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紹興二十九年上因與同知樞密院王綸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皆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石朕答云若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遠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

復鏡湖議曰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

低其東南皆至山而北抵于海故凡水源所出總之三十六源當其未有湖之時水蓋西北流入于江以達于海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堤瀦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堤之在會稽者自五雲門東至于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喜門西至于小西江一名錢清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為二而隸兩縣隸會稽曰東湖隸山陰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路為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

以限兩湖湖雖分為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
灌溉民田九十餘頃湖之勢高于民田民田高于江海
故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於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
溉民田而兩縣湖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牌以則之
一在五雲門外小凌橋之東今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
寸秋冬水則深一尺有二寸會稽主之一在常喜門外
跨湖橋之南今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
二尺有九寸山陰主之會稽地形高於山故魯南豐陰

述杜杞之說以為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昔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隄水淺之處山陰石乃立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常高于山陰二三尺於三橋閘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四閘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陰接壤之際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寸秋冬季皆二

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蓄之其或過則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為田熙寧中朝廷興水利有廬州觀察推官江衍者被遣至越訪利害衍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內外牌內者為田牌外者為湖凡曰牌內之田始皆履畝許民租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侈進奉復廢牌外之湖以為田輸所入於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為田者無幾矣隆興改

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芾因歲饑請于朝取江衍所立
石牌之外盜為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
畝二角二十二步計工度廬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
生池開濬百餘日訖工每歲期以農隙用工至農務興
而罷然次鐸出入阡陌詢故老面形勢度高卑始知吳
公未得復湖之要領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資畚鍤以為功哉馬
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橫築隄塘章捍三十六源之水故

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然湖所以廢為田者非直以此也蓋以歲月彌遠湖塘既寢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固護不時縱闢無節湖水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卑盜以為田使其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暗溝禁窒不通則湖可坐復民雖欲盜耕為尺寸田不可得也紹熙五年冬孝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塞諸斗門固護諸堰閘雖當霜降水涸之時不雨者踰月而湖水僅減一

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開堰放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為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為斗門堰閘陰溝之類不可殫舉大抵皆走泄湖水處也吳公釋此不察弊弊從事於開濬之誤矣故吳公所開湖才數年皆復為田故湖廢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橫枝港可通舟行而已每歲田未告病而湖港已先涸矣昔之湖本為民田

之利而今之湖反為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田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輒請于官以放斗門官不從相與什伯為羣決隄縱水入于民田之內是以民常于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之間雨或愆期又無豬蓄之水為灌溉之利于是兩縣無處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無賑濟利害曉然甚易知也然則湖其可不復乎道聽塗說者方以闕上供失民業為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上供歲不過五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損

所放賑濟勸分殆不啻十餘萬石其得失多寡蓋已相
絕矣湖之為田若蕩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
亦不過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千頃民
數萬家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利害輕重亦甚相遠
况湖未為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米復舊
水常瀰滿則魚鱉蝦蟹之類不可勝食茭荷菱芡之實
不可勝用縱民採捕其中其利自博何失業之足慮哉
次鐸論載既畢又有援執舊說而詰之曰從子之說不

必濬湖使深必須增隄使高且懼隄高壅水萬一決潰
必敗城郭于時為之奈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
水之湍急者其地或狹不能容于是有衝激決溢之患
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廣餘三百里以其地
容其水裕如也况自水源所出北抵于隄及城遠者四
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平緩於衝隄也何
有且隄之去漢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誠築隄增
於高者二三尺計其勢方與昔同昔不慮其決而今顧

慮之何哉

給事傅崧卿守鄉郡時侍郎陳橐上夏蓋河議曰橐前
因至上虞境內過夏蓋湖而備究湖田之為害實吾民
今日倒懸之苦有不得不言者古人設陂湖以備旱歲
王仲疑建請以為田乃引鑑湖自然淤澱已成田陸為
說又有不妨民間水利之語其欺罔甚矣玄扈先生曰
凡湖皆自然
淤澱但不宜多作田以
盡之使水無所容耳然佃戶占請之初各有畝數不
敢侵冒當時湖之為田者纔十二三佃戶止於高仰處

作塋未敢涸湖以自便民田尚被其利但滴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有旱處比年以來冒佔不已今則湖盡為田矣以夏蓋湖推之諸處可以類見案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他四邑皆不及知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餘所而夏蓋湖最大周迴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縣蘭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平而水易洩田以畝計無慮數十萬唯藉一湖灌溉之利今既涸之為田若雨不時降則拱手以視禾稼

之焦枯耳其他諸湖所灌注皆不下數百頃植利人戶倚以為命而乃盡奪之一遇旱暵非唯赤子饑餓僅踣道路而計司常賦虧失尤多雖盡得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四又况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見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五千四百餘石而民田緣失陂湖之利無處不旱兩年計檢放秋米二萬二千五百餘石只上虞一縣如

此以此論之其得其失豈不較然民間所損又可見矣
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省計自分兩家雖得湖
田百斛而常賦虧萬斛譬倖之臣猶將曰此百斛者御
前所得也不叛湖田何以有此省計虧羨我何知哉今
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得失之多
寡而辨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損于公有益
于民猶當為之況公私俱受其害可不思所以革之耶
建炎一年春邑民嘗訴湖田之害於撫諭使者使者下

其狀于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境內之湖田翟帥
以未得朝廷指揮數窘之陳不為變是歲越境大旱如
諸暨新嵎赤地數百里農夫無事于鉏艾獨上虞大熟
餘姚次之餘姚七鄉通江潮蔭注兼有燭溪湖等數處
不可作田不曾廢故亦熟而上虞新興等五鄉被夏葢
湖之利尤為倍收其冬新嵎之民糴於上虞餘姚者屬
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死不暇況他境
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為之橐之所望于左右宜如何

王廷秀曰水利記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俗所謂前湖是也西南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環百里周以堤塘植榆柳以為固四面為斗門礮閘方春山之水泛漲時皆聚于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決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正元中民有請湖為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其事為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

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寮一二公唱和長篇記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於時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淺淀盜耕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禁黠民之窺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于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叙致詳繳記于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詢令民濬湖築堤工役甚備曾子固為作記歷道湖之為民利本末曲折

以戒役人不輕于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唱廢湖之說
直龍圖舒亶信道閒居鄉里庸詎折之記其事于林村
資壽院緣雲亭壁間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久之有俞襄
復陳廢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
策蔡京見而惡之拘送本貫政宣間淫侈之用日廣茶
鹽之課不能給宦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躁
趨競者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為有縣
官刮民膏血以應租數時樓異試可丁憂服除到闕蔡

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除知隨州不滿意也異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費不貲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于明中樓欲捨隨而得明會辭行上殿于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為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舫百柁專備麗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上說即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船而經理湖為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僅二萬石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

異時膏腴今為下地廢湖之害也

東錢湖濬議曰東錢湖一名萬金湖以其為利重也在唐曰西湖蓋鄞縣未徙時湖在縣治之西也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宋屢濬治周四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啓閘而放之鄞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莢對萑蒲荷芡滋蔓不除湖輒湮塞淳熙四年魏王鎮州請于朝大

浚之是年二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為魏王奏然當時
所除茭葑未出湖堤既復填淤嘉定七年提刑程軍攝
守捐緡錢置田收租欲歲給濬治之費朝廷許其盡復
舊址而後來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他用湖益湮寶
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請于朝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
千石又濬之十月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
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輟工明年春夏之交役再舉
農不使妨耕兵不使妨閱募漁戶徐畢之十月七日告

成胡公猶懼其無以繼也奏以贏錢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七緡有奇增置田畝合舊穀碩俾贏三千令翔鳳鄉長顧泳之主之分漁戶五百人為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焚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一人管隊二十人以轄之有旨悉如請自此不難葑者十六年幾無湖矣淳祐壬寅冬浙守陳塏因歲稔農隙命制幹林元晉僉判石孝廣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交葑給錢各有司存初至數百人已而掉舟裹

糧至者日千餘可見遠近樂趨向也淘湖所收率以佐
郡家支遣至此方全為淘湖之用元大德間世家有以
湖為淺淀請以撩田若干畝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
司追斷復為湖延祐新志所謂欲塞錢湖此其漸也後
因鄉民告有司舉行淘湖拘七鄉有田食利之家分畝步
高下量撥湖葑隨田多寡闊狹俾浚之積葑于塘岍然宿
葑春泛冬沈次年復生則有司所行為具文耳近年重修
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茨葑不泛荷茨蓴蘆生之者鮮

然未足恃也但大旱之年放水湖下一舉而涸知其積淤年久蓄水至淺東鄉河道又皆淺澁舊稱一湖之水可滿三河半今僅一河而竭是可憂也又況職守者不謹開啓碶閘傍湖人民通同漁戶每于水溢之時乘時射利私自開閘網魚洩水無度沿江堰壩又失修理日夜傾注于江防旱之策果安在哉其原置買葑田畝自元收以入官大明因之洪武二十四年本縣耆民陳進建言水利差官董其事于農隙之時令七鄉食利之家

出力淘浚雖能少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況湖上溪澗沙土隨雨而下久不治則淤塞如舊矣

徐獻忠山鄉水利議曰我松瀕海數被倭患予寓居吳興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饑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既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為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元儒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可以無

灾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為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灾患予
嘗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
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
割為陂湖先均其稅額于衆利之民次營別業以捕失
田之户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年不至耗涸
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
能及矣

惟水庫為妙止費大耳然山鄉措置
灰石沙等止費工力不費大錢鈔

況陂湖之

利魚鰕雜產茭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

大雨一注衆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
逾此者故叔孫之芍陂汝南之鴻隙陂古人成績可以
引見自非為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
者乎至于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
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民可樂
成不可謀始若出力任事維存乎人必須久任方有成
功也

俞汝為註曰海邊斥鹵地方恃護塘隔絕鹽潮雨水

洗去鹵性有圍築成田者築堤鑿河引內湖之水以資灌溉而水遠難致雨澤稍稀便乏車救十年三熟此與山鄉地形勢相類近年民間告明官府豁除掘損田畝之粮于田心中開積水溝為夏秋車戽計凡溝濶多處其田多熟或于遶宅開池則近宅之地必有收成此蘇松沿海地方試之有成效者但細訪老農云每十畝之中用二畝為積水溝纔可救五十日不雨若十分全旱年分尚不免于枯竭況一畝乎大

抵水田稻苗全賴水養炎日消水甚易以十日消水
二寸計之五十日該消去田間水一尺即二畝溝中
亦不免于消水總計其潤是溝中常有五六尺之積
斯足用耳豈可望于夏秋亢旱之日且稻苗生長秀
實該用水浸溉一百二十日十畝取二畝作積水溝
僅救半旱斯言非謬必于山原上勢相視窪下可蓄
水處築圍大澤或環數里或環數十里上流之水涓
涓不息庶足救濟全旱矣常與潘知縣鳳梧熟論西

北墾荒之要潘云若計開田先計潴水真確見也

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奉命以四十萬卒修海岸八百里
海寧捍海塘記曰浙西江南之地抑潮捍海之利以千
計是塘為急樹石培土在在為力其工以萬計是塘為
大風猛潮峻不勝衝嚙近海之濱難築而善崩者以百
計是塘為切塘無壞浙以西無海患塘不葺江以南且
海患況浙哉夫是塘其創也自顧尹泳始其工頗力其
修也或十載或五載民至于今獨稱楊郡丞冠其工頗

固嗣是而修築者不唯不固且不力有司病焉是歲七八月之間風潮倍于昔而塘之決亦倍于昔郡大夫蕭公有憂焉于是具狀以上于大司空李公李公曰盍亟圖之於是具狀以上于司空大夫林公林公曰吾事也于是林公館于其地蕭公往來于其塗取財於郡帑鳩卒于邑里伐石于太湖負土於草蕩散公而甃之列卒而築之分官而蒞之塘高若干丈自下以上尺無弗堅者塘長若干丈自北以南丈無弗實者塘濶若干丈自

內以外寸無弗密者一木一石其度其畫其堅其實其密無弗經林公者經始于九月落成于十有一月而塘告成

石海塘記曰淳祐十六年定海縣新築石塘成其高十有一層側厚數尺數平倍之袤六千五十尺有贏基廣九尺斂其上半之贏又十之五高下若一從橫布之如碁局仆巨木以奠其地培厚土以實其背植萬椿以殺其衝役夫匠軍民積土至三千餘萬而人不告勞閱春

夏二時舍田趨役而農不告病伐石于山石頽而役者不傷運之于海波平而舟楫無恐以己酉春正月己未初基越六月甲寅凡十有七旬又五日而訖事先是定海塘以土木從事歲有決溢之虞丁酉之秋江海為一民廬官寺營壘師屯被害尤酷知縣事陳公亮勗用石板以護其外僅支數年大水至則與之俱去蔑有存者歲在戊申風濤屢驚九月守臣岳甫始合軍丁之辭以告于上命部使者與守行視覈其費以聞詔賜緡錢六

萬五千有奇聖訓丁寧毋得苟簡及是告成不愆于素

石海
塘記

二谷山人水利策曰夫滇南水利於天下猶之彈丸黑
子也然而滇之人非穀不養穀非農不入農非水利不
植聞之曰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有血氣一指之搐一
足之輟固亦仁人之所隱也請先論古今之所以異者
而質以芻蕘之慮可乎夫自禹陂九澤以來三代之君
蓋靡不以農為急而其臣曾莫以水利稱者非無其人

也誠以神禹其功灑沈澹災施于後世後世賴之故抑
鴻水非徒已昏墊也亦以興溝洫興溝洫非徒灌溉也
亦以殺流故禹之稱曰盡力溝洫而周官稻人亦曰溝
以蕩水澮以瀉水則九州之地何者非穀土土之所漸
何者非水利乎自秦開阡陌水利乃興于是史不絕書
以為偉績章氏俊卿所謂名生于不足者也究而論之
非獨鄭國史起鄧晨白居易程上元爾也李冰文翁之
于蜀也鄭當時白公之於渭也番係之于汾也莊熊羆

之於洛也趙充國之於鮮水也皆其著者也鄧艾張閼
之于晉也刁雍裴延儒之于魏也雲得臣李襲稱之于
唐也兒寬因於鄭國杜詩因于召信臣王景劉義欣因
于孫叔敖許景山因于蕭何或襲或創或微或鉅雖人
自為制地自為制而其疏導蓄泄之宜夫固三代溝洫
之遺也我國家撫有滇土漸之文教鎮之重兵兵之屯
者什七以耕什三以肄其恩厚矣其慮深矣為兵慮也
爰有屯田為田慮也爰有水利法至密也夫何近年以

來政軍稍弛什七者耗什三者饑乃有如明問所憂水旱者何歟是有說也夫曲靖之水洱海之旱患之久矣而未聞有治之者不重也今有司所重乃在夫藏府貯積酤權盈縮泉布出入徵輸緩急之間即自詭以足國裕民之理盡矣而曾不知其本其說在任氏之害粟也昔者漢楚之際豪傑爭居金玉任氏獨害粟已而粟貴則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富豪傑以貧此不知務之患也蓋金王者以權粟而非所以養也今誠有知粟之重

者則必相務于穡而水利從此興矣故曰知務為急也夫國家之于水利重矣秉之以憲臣籍之以專勅并屯田職之以令于有司以彼其權之重且專也以治區區之水而有不治者何也官侵而令不一也蓋有司之水利有分職而職憲者不得專其予奪廢置則不能以引繩而積之功屯田利孔奸所窟也職憲者司其入而不得司其出則不能以稽售偽而杜之弊其說在宓子之請書史也昔者宓子令單父請善書者二人書則肘引

之醜則怒之書者以告魯君曰子賤以吾擾單父也命
毋徵發而單父治今誠能以治水之官治粟之吏功罪
之予奪倉庾之出入悉挈而還之職憲之臣則職不分
責不諉以治水而水治矣故曰任職為急也且曲靖之
水前未有也蓋諸山源水合流南出東則東山西則真
峰山東馬中為草場舊稱荒海水至以通流水去以
牧馬既而馬廢不牧地聽開墾稍稍築圍然未甚也近
十歲間則悉數而征之于是起圍徧于荒海而水之所

委無幾矣迺始歲歲患潦而民之黃糧軍之屯糧胥病
矣及水之盛則或決圍而圍田亦病矣夫其所為病如
此治而愈之非難也而有不能者蓋有二焉官不能捐
稍入之利而武弁豪右窟穴其間者倡為成功之說忍
而不能去其說在龍介之論決蹠也夫係蹄得虎而虎
決蹠非不愛也不以蹠故害其軀奈何其以小利害大
事也謂宜博詢利害即不盡除猶當先其甚者去之官
減其額歲歲稍除期以水不為災而止可矣故曰審計

為急也洱海之旱非他也梁王山之水分流而下者故
皆有壩蓄之諸甸今略已湮廢而青海周官海之流亦
因諸蓄以故一遇恒暘赤地千里而莫之救也夫陂塘
蓄泄前人經營以為水計慮者甚悉也其始之稍隳以
補苴易矣則廢而任之以至于大壞而有司者猶莫以
為意其說在醫師之論解休也夫解休之為病也脈理
縱緩神氣不攝無疾痛之急旦暮之虞而甚害于身玩
愒者亦然苟以避擅興之嫌偷恬靜之譽需秩滿遷次

則去之耳後來繼今者又復盡然非課之章程厲以誅
賞此病不除故曰課功為急也夫知務也任職也審計
也課功也四者治水之要也此非愚之言也嘗徵之古
矣夫九官熙載禹稷為烈何也則以禹治水而稷治粟
也鄭國在秦則關中沃野遂無凶年李冰在蜀亦沃野
千里號稱陸海彼寧無雨暘天時之虞哉誠以地利勝
之也此知務者也史公之歌白公之歌召父杜母之歌
蓋民心也埭稱召伯頌起新豐渠號右史則士譽也興

化之民至乃以范為姓垂之子孫皆何自致之哉此任職者也唐之世富商大賈牟利壅遏鄭白渠者一切毀之而宋臣所陳圍田湮塞水之道害尤悉馬氏所謂徒知湖之可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章氏所謂豪民獲豐植之資官私享租輸之入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良田曩之仰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苦倘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于紛紛之議則何害之不除哉曲靖之水是已

此審計者也且禹司空也手足胼胝召伯伯也猶行阡陌王尊端坐堤上蘇軾自呼管間若是乎其急之也今玩愒之吏徒擁符重茵雍容堂庑不聞以時行水按視倉廩而以委小吏何也蓋宋時趙尚寬高賦皆以水利被留再任有功則陞陟無功終不得去如此則人自勸矣此課功者也嗟乎古法之不可復久矣兵農分矣溝洫廢矣嘗以為古法之僅垂者莫如屯田與水利以其近之也蓋成周畝畝之制水之與田分地而處治水

之人乃羨于治田一同之地至五萬夫非其重且急也
先王豈輕棄土穀與耕夫哉而李悝商鞅苟以盡地力
而隳經制亦惑矣李悝商鞅亦未及今所言然則法先王者法其近
焉可也此水利之所以不可不講也雖然滇之水利非
獨此也鄧川之龍泉勢將蓄川永昌之疊水河每患淤
塞其他源委當講者亦多矣

玄扈先生旱田用水疏曰謂欲論財計先當辨何者為
財唐宋之所謂財者緡錢耳今世之所謂財者銀耳是

皆財之權也非財也古聖王所謂財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也若以銀錢為財則銀錢多將遂富乎是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甚未然也銀錢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乏將愈甚矣故前代數世之後每患財乏者非乏銀錢也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又不能多生穀也其不能多生穀者土力不盡也土力不盡者水利不修也能用水不獨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滋潤無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間水土相得興雲敲

霧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獨救潦亦可弭潦疏
理節宣可蓄可洩此救潦也地氣發越不致鬱積既有
時雨必有時暘此弭潦也不獨此也三夏之月大雨時
行正農田用水之候若徧地耕墾溝洫縱橫播水于中
資其灌溉必減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
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決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
違數害調變陰陽此其大者不然神禹之功僅抑洪水
而已抑洪水之事則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已何

以遽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一舉而萬事畢乎用水之術不越五法盡此五法加以智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田之不得水者寡矣水之不為田用者亦寡矣用水而生穀多穀多而以銀錢為之權當今之世銀方日增而不減錢可日出而不窮又以宋臣李綱所言節用救弊數實開闢貿易諸法設誠而致行之不加賦而國用足豈虛言也謹條例如左

一用水之源源者水之本也泉也泉之別為山下出泉

為平地仰泉用法有六

其一源來處高于田則溝引之溝引者於上源開溝引水平行令自入于田諺曰水行百丈過墻頭源高之謂也但須測量有法即數里之外當知其高下尺寸之數不然溝成而水不至為虛費矣

其二溪澗傍田而卑于田急則激之緩則車升之激者因水流之湍急用龍骨翻車龍尾車筒車之屬以水力轉器以器轉水升入于田也車升者水流既緩

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運轉其器以器轉水

入于田也

圖見前

其三源之來甚高于田則為梯田以遞受之梯田者

泉在山上山腰之間有土尋丈以上即治為田節級

受水自上而下入于江河也

梯田圖見田制

其四溪澗遠田而卑于田緩則開河導水而車升之

急者或激水而導引之開河者從溪澗開河引水至

其田側用前車升之法入于田也激水者用前激法

起水于岸開溝入田也

其五泉在于此用在于彼中有溪澗隔焉則跨澗為槽而引之為槽者自此岸達于彼岸令不入溪澗之中也

其六平地仰泉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為池塘于其側積而用之為池塘而復易竭者築土椎泥以實之甚則為水庫而畜之平地仰泉泉之漢湧上出者也築土者杵築其底椎泥者以椎椎底作孔膠泥實之

皆令勿漏也水庫者以石砂瓦屑和石灰為剗塗池塘之底及四旁而築之平之如是者三令涓滴不漏也此蓄水之第一法也

圖見前

一用水之流流者水之枝也川也川之別大者為江為河小者為塘浦涇浜港汊沽瀝之屬也用法有七

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疏導者江南之法十里一縱浦五里一橫塘縱橫脈散勤勤疏濬無地無水此井田之遺意宋人有言塘浦欲

深濶謂此也

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涸無常者為之牐與壩醜而分之為渠䟽而引之以入于田田高則車升之其下流復為之牐壩以合于江河欲盈則上開下閉而受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職所見寧夏之南靈州之北因黃河之水鑿為唐來漢延諸渠依此法用之數百里間灌溉之利瀦潤無方寧城絕塞城中之人家臨流水前賢之遺可驗矣因此推之海內大川做

此為之當享其利濟亦孔多也

其三塘浦涇浜之屬近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

其四江河塘浦之水溢入于田則堤岸以衛之堤岸之田而積水其中則車升出之隄岸者以禦水使不入也大則為黃河之帚小則為江南之圩宋人有言隄岸欲高厚謂此也車升出之者去水而藝稻或已執而去其水使不沒也

其五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于下流之處
多為牒以節宣之旱則盡閉以留之潦則盡開以洩
之小旱潦則斟酌開闔之為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為
水平之碑置之水中刻識其上知田間深淺之數因
知牒門啓閉之宜也浙之寧波紹興此法為詳他山
鄉所宜則倣也

其六江河之中洲渚而可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
牒壩以節宣之

其七流水之入于海而迎得潮汐者得淡水迎而用之得鹹水肺壩遏之以留上源之淡水職所見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盡然遏鹹而留淡者獨寧紹有之也

一用水之潴潴者水之積也其名為湖為蕩為澤為洶為海為波為泊也用潴之法有六

其一湖蕩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田低則隄岸以固之有水車升而出之欲得水決堤引之湖蕩而遠

于田者疏導而車升之此數者與用流之法畧相似也

其二湖蕩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為害可為利者疏導以洩之牒壩以節宣之疏導者懼盈而溢也節宣者損益隨時資灌溉也宋人有言牒壩欲多廣謂此也其三湖蕩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利也吳之震澤受宣歙之水又從三江百瀆注

之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

其四湖蕩之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

其五湖蕩之瀦太廣而害于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
江南五壩分震澤以入江是也

其六湖蕩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際水而蒔之麥
蒔麥以秋秋必涸也不涸于秋必涸于冬則蒔春麥
春旱則引水灌之所以然者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
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檢也

一用水之委委者水之末也海也海之用為潮汐為島嶼為沙洲也用法有四

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而車升之易涸則池塘以畜之閘壩隄堰以留之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

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屢煩濬治者則為牐為壩為竇以遏渾潮而節宣之此江南舊法宋元人治水所用百年來盡廢矣近并濬治亦廢矣乃田賦則十

倍宋元民貧財盡以此故也其濬治之法則宋人之
言曰急流搔乘緩流撈剪淤泥盤吊平陸開挑今之
治水者宜兼用之也

其三島嶼而可田有泉者疏引之無泉者為池塘井
庫之屬以灌之

其四海中之洲渚多可田又多近于江河而迎得淡
水也則為渠以引之為池塘以畜之

一作原作豬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豬者池塘水庫也

高山平原與水違行澤所不至開濬無施其力故以人力作之鑿井及泉猶夫泉也為池塘水庫受雨雪之水而潄焉猶夫潄也高山平原水利之所窮也惟井可以救之池塘水庫皆井之屬故易井之彖稱井養而不窮也作之之法有五

其一實地高無水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為池塘以畜雨雪之水而車升之此山原所通用江南海墺數十畝一環池深丈以上圩小而水多者良田也

其二池塘無水脈而易乾者築底椎泥以實之

其三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為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灌畦種菜近河南及真定諸府大作井以灌田旱年甚獲其利宜廣推行之也井有石井磚井木井柳井葦井竹井土井則視土脈之虛實縱橫及地產所有也其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恒升筒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

圖見前

其四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為水庫以畜雨

雪之水他方之井深不過一二丈秦晉厥田上上則有深數十丈者亦有掘深而得鹹水者其為池塘為淺井亦築土推泥而水留不久不若水庫之涓滴不漏千百年不漏也

其五實地之曠者與其力不能多為井為水庫者望幸于雨則歎多而稔少宜令其人多種木種木者用水不多灌溉為易水旱蝗不能全傷之既成之後或取果或取葉或取材或取藥不得已而擇取其落葉

根皮聊可延旦夕之命雖復荒歲民猶戀此不忍遽
去也語曰木奴千無凶年



農政全書卷十六